



观众为什么爱看年代剧？某种程度上，是因为我们想从父辈的故事中找到共鸣，从过去的生活经验里发现对当下困局的启示。

剧的编剧，而且还需要有丰富的剧作经验才能胜任。如前文中的刘静，虽然是原著作者，因为剧本改编难度大，几度放弃，观众差点就看不到这部剧了。又如王海鸰，擅长写家庭伦理剧，但70岁的她还是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才写出《人世间》的剧本。在剧本筹备最紧张的几个月，她从早上七八点动笔，一直写到晚上七八点。

故事自洽是基础，年代剧对于置景的要求也很高。

比如以铁路警察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为蓝本的《南来北往》，为了还原火车给观众的真实感，虽然看起来都是绿皮火车，其实是根据不同年代分为不同的系列，车窗和绿皮都是按照火车型号去匹配的，剧中的重要场景餐车也是按照老照片恢复的；

《人世间》剧组为选择一个合适的场景，几乎跑遍东北三省，在贵州采景时，一个工作人员还掉到沟里了。

“光字片”的场景搭建也是从一砖一瓦，一草一木开始布置，到周家门口上的冰棱，都是一条一条由师傅手工制作。剧中的一些空镜头，比如东北工业改革的宏大场景、一年四季的雪，长白山的枫叶，也都是剧组提前规划好，在合适的时间专门去吉林提前拍回来的。原著作者梁晓声去到现场后也不禁感慨，镜头一扫而过都太可惜了；

《大江大河》的农村戏，也是在取景地实地搭建了一个村子，并采取顺拍的方式，根据剧本中的年代进度变化和更改场景。

总之，好的剧优秀之处总是惊人的相似，不尽如人意之剧常常是各有各的短板。

年代剧中演员的表演也会被放大。由于年代剧的叙事容易跨越几十年，演员年龄与角色生命周期的匹配也存在问题，中年演员饰演青少年时期时，即便加了滤镜

磨了皮，表演的说服力也可能会受到影响，比如《六姊妹》中，49岁的梅婷、陆毅管59岁的邬君梅叫妈，就格外令人出戏。而到了流量演员诠释人物时，往往更不能令观众满意，比如范丞丞在《小巷人家》中的表演，就引发了一些争议。

多部年代剧走俏，也让资本看到了年代剧的可能性，近年来影视行业都在加码年代剧，仅央视今年就有数部年代剧待播，《六姊妹》《北上》才播完，接力的就有改编自梁晓声同名小说的《我和我的命》，将展现一位普通70后女性从贵州到深圳的个人命运和奋斗史；正午阳光操刀的《生命树》塑造了一批为改变草原生态面貌做出贡献的人物群像；《烟花少年》则描绘了上世纪90年代生长在群山工地的一群孩子的成长故事……怪不得有人打趣说年代剧已经进入“通货膨胀”时代。

资本涌入之处，也易产生泡沫。事实上，年代剧投入大，产出低，属于吃力不讨好的剧种。曾有报道分析，年代剧内容因集中在过去年代场景中，导致当代的商品广告植入受限，特别是农村场景很难吸引快消品牌，于是平台只能主要用中插广告和会员付费来分摊成本，面临着较大的成本回收压力。而一部接一部的年代剧，无疑都需要建立在一个好故事的基础上，通过家庭、亲情、爱情等元素，展现大时代背景下普通人的生活与奋斗，但故事本身能否立得住，能否写出新意，演员又能否交出贴合人物的表演，制作方是否能保持始终如一的高品质？都值得我们打个问号。

不论如何，作为观众仍然期待市场能生产出源源不断的年代剧佳作，为我们留住旧日美好时光的珍贵记忆。■